



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  
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爲子不德  
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爲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年書藁

名士俔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  
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八  
局一日同年音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  
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  
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發言他日爲天子御史

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贊補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稿 公之集言直未見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闕

間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

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

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

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

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爲世道

人書卷又不踴躍舍之當于其時會書日香詩人亦

出千計跋劉翠微罪言藁 其策雖書而後卷二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

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

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

檜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簒弄威福之相

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

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檜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

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

有罪而檜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役

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

爾田此觀之賊檜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爲太史氏

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黜爲沙溪塞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寃事哉掩卷爲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其無紙隔十七字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則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

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爲累從弟  
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爲忠臣於親爲  
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惠幸  
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  
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  
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  
責矣雖無老成人向有典刑藏修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爲翰苑時贊書跋葉則鄉

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  
改全注初葉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  
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人七十有七年矣  
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  
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爲  
烏有矣有則歛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  
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

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  
帙尾者典邇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  
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  
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  
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  
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竒矣乎旣勒諸石  
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  
下之士以不得見其集鈞事業爲無窮恨今觀兩帖

所稱規模意同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  
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  
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  
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漣水之追乃有  
過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

跋李世修藏屢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  
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  
與其頭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  
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

知後之視予又以爲何如也嗚呼是可不凜凜哉不

跋李龍庚殿策

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  
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  
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  
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葵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  
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其惜之門人好事者  
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  
君言之當時寸晷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蕭布  
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

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倅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  
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  
爲繅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醴郁光明  
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  
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寢少於是

而小詞科之創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迹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吳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  
俠字介天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  
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  
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  
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  
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  
其名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  
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  
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

得其純坎壈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  
而遺壽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  
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  
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  
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  
見於用則君之所遇又爲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  
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  
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  
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爲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  
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云

吉重念之昔

和自說跋周蒼厓南嶽六圖

扶歌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  
於秋毫也邪

跋李孟傳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泚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  
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傳帙甚鉅  
庶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  
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  
藏寶或復遺六丁下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

無以爲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情狀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下能救也事平君爲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此豈其欲以爲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

人覽君之圖豈獨爲其一家哭哉誰謀不或一至於

此書魏陵繪襄樊之戰爲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  
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憤  
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同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  
當一流涕母爲自苦于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戈  
者使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日午林潛

題陳尚書坊雲萍錄

公守廷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橐斯榮我時在館  
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  
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  
峭之氣以朔岩齋蓋於高曾規矩焉某始聞其風今  
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跋辛龍泉行狀曰

來觀益稟淇榮其報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  
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子持節  
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子罷  
歸後來者於子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子俱  
得免去年子忝爲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

年君季子過子則知子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

淮襄間勤勞辛若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  
於父母旁國子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簞簞  
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賢悼君之  
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人其古雅之氣

繁丸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  
一 小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  
有不克盡方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  
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子謂  
秋屋藁亦云可矣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

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  
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  
敬則莊翁於詩太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  
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  
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  
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  
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憲詩文

予嘗告玉憲之蓋最者蕭然青山備戶真詩人之資

也唐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章行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啾啾鷄鳴嘒嘒蟬鳴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

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  
猶歐蘇之不能爲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  
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  
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  
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  
鳴雖然凡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爲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  
詩平淡竒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  
中終日應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

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  
窓琴窓胡氏名曰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  
冲邃閑遠之韻以靖爲受用也公歿其壻丞簿段君  
哀其詩爲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爲靖者始復表  
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爲其盛  
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翁也固所以爲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變

蹕屬慄慄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  
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侗儻樂易  
其於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爲宮爲商九  
老園中概可想見仙麓屋九仙下其騎氣御風風流  
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窓晝永石  
開茶香微一日改其吟咏之度是凡創囊矢破的無  
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爲清淑者爲一故心常得  
其自律自爲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會魯詩藁

勿夫子語顏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  
而後可曾君曾擇言未爲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爲改一字師不覺下拜子材不及谷  
遠甚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  
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天有大德言大德極其間

跋道土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  
有彌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竒崛謂是昌  
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

何寓言之疑之有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

也雖然予焉得以爲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爲水爲雨爲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

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

而未成兩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  
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  
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  
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子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  
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  
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修其天爵無所怨懟一  
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  
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  
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

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關書

昔者嘗讀坊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坊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鋤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關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坊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坊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

者言也韓公存坊者之爾形也子爲王氏言舊也

人對由題賈端老不忘室

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  
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  
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凡入皆  
以悟凡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  
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修而黜徇外賤夾  
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  
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  
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

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

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者

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  
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  
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  
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  
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爲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  
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  
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子將有遠役其知行之  
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爲義也  
哉

跋周應可爲蔡德夫于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菴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  
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子方杜門守約  
於所親厚未能以徧愛其何力及此顧有道久薄硯  
菴能崇薦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爲之  
從吏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  
京所爲與人言每自詭爲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  
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爲人後猶將愧之彭

爲一本爲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  
哉予聞晉沉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爲忠  
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  
是以修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  
祖玘猶當爲沉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  
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爲重近世此  
事寢廢予每爲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禾川之燕

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  
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  
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  
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  
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  
踰久而愈不墜赫赫而厥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  
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南人焉其將有尤者出  
以其時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間今

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  
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  
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求表章於當世之  
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  
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  
家世百家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  
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  
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燁然者獨  
在吾帙間曾氏之故氈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則予  
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

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  
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  
外季淵喜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  
有功於楊子不敢辭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楊  
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豈獨  
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  
之此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  
業於當世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

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鞅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以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君命卽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

金火羅計孛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卽以功業許人  
十一曜之行於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  
無一日可息事適相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  
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  
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  
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  
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歷家之說尚不免膠固  
歐陽吳齋先生旣具爲之辨子復備論之叔英持以  
縷于先生

高... 不... 二... 王君又從而鼓之  
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  
號爲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  
實無所聞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  
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  
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  
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

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  
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  
呼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頤當  
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若甚朴者  
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願足  
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爲人間  
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助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  
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謂

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  
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且隤  
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睥揚少尹者美之  
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羅自來未免與蘇  
公同是一慨方擬乞身後卽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  
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爲典要且以  
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  
昌黎之說云

贊

吳齊先生像贊

歐陽吳齊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悅  
思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  
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爲苟諛說書崇政  
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  
疏抗龍顏寧繩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  
年高興祠橫經綸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卽相  
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吳殊非過情六一之學  
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長興知縣公不良焉此昌黎公也

贊龔知縣龍長興知縣公不良焉此昌黎公也

龍猶有欲垂顧就參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  
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驥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運奮爪而張鱗  
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與蛙燥蟹役役於形氣也

邪

贊何子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爲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爲龍之  
靈是何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卽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  
爲鬼爲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曷哉君明辨密察  
在那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瀉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砥柱  
障山回瀾若若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  
金銀銅鐵攪爲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  
有如斯銘不辭今賦冀爲重千流砥柱於斯新好其五

黃山人羅鏡銘

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其出而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闕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  
運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  
爲之辭曰耿陰陽之大化兮布濩垓埏出王游衍之

度思兮曾淺淺乎爲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惟詭  
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繡之膚兮誑其愚以自賢方疾  
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取緗將事實與行會兮抑  
挾幽而鈞玄子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吳伯海自號滄浪爲徐櫛歌  
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吳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彼滄浪其無  
據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修兮安能受  
物之汶汶掘泥揚波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

篳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懼兮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爲之不知其誰何也與齋歐陽先生爲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係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巳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

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鈞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旣生而伯祖方歿巳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

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其之丙午先祖歿

登二三月至丙辰以後其甚專其資而歲時劉之子  
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  
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  
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資之資得以遂其  
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  
午其孫伯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  
劉之族黨縞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  
以爲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續爲文旣  
屬續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

爲劉之族黨媼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手於騰  
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藥者  
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  
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概矣要其肯  
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  
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  
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  
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  
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  
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

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  
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叔母  
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于劉  
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  
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  
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  
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  
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  
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

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義遂

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  
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  
諸君子出而挾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  
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  
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  
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  
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  
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

而如愛已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

治已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蓋未

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

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

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

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

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遺道不遠

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徇非

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字乎忠而已

也抑子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名  
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已之心而推以  
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  
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已  
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  
茶蓼必穉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畧閩蜀之蹲鳩  
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  
法哉彭君竒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

與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  
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  
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  
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  
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  
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  
况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  
至於踰程之工夫當日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

爲赤子何君登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強

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木然  
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  
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  
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  
闥入堂間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旣生名之志所夢  
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  
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

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  
網緼化育人之質已成而稊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  
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  
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  
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此理詩曰  
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  
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  
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  
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  
父母而母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

天下人子所以陷於死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  
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无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  
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  
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  
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  
得之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  
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

卽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  
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  
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早世景茂幼孤  
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  
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志焉夫  
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  
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羲獻肖其書者也環頌肖其位  
者也凡爲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  
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者也

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麥舟固可復得麥舟乎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母  
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  
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  
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  
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  
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而於不忍人

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間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  
子母謂泰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  
樂爲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  
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王石橋之  
役蓋毀冢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  
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爲之疏惟予不得  
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  
溘有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大拔一毛不以利

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平夫善  
者性之所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  
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出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墨  
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校勘社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  
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  
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  
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爲之階而倡

率同志嘉會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  
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焯僉判時得俸不以自  
竊輒買田贖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泰大  
政則有不愜焉者矣焯爲小官乃能隨力爲義可不  
謂賢乎焯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  
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  
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鬚髮  
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爲人世南北之極

極至於西極暨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此亦始舉地  
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  
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  
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  
處與騫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  
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  
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卽見吾不學佛佛何必  
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千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  
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  
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  
長數格旣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  
削髮遂爲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癢  
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  
初鸞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  
亶亶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爲川僧所  
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

橐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取畫

者坊門慧從開篋告如約分付不令日畫盡矣者長  
者年从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  
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  
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  
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  
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間與子言相頗肯傾  
聽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  
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  
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  
兄弟二人嶽欹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座烘堂一日用

繒一幅置子於前子弟於後冠八角巾著道服前者  
垂臂以執秋後者歛手以銜袂又作幼弟背像手持  
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時獻諸二兄左爲海  
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  
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  
者與慧共評之爲之大噱乃指潮而言曰子寧駕絕  
海之颿以突魚龍之變惟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  
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弔鴟夷子之遺乎將波  
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  
化之會乎將有醜有腥有滑有膩姑苟膳羞以自活

千鈞一髮不以取種擊乎將知止知是與汝水俱爲  
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  
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翔於六極之表乎質之子  
弟子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子  
於是服慧之得子貌而知慧之猶未得子心也因爲  
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子之所以言者噫  
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概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  
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爲容以

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爲文可以爲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爲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傳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

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卽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

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从廢故女遂  
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小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  
注曰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  
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  
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  
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  
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飭也  
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飭之服則  
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  
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

子爲其母麻衣纁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  
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  
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  
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  
緣以布小功緣以纁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  
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概  
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  
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  
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

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  
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  
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  
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  
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  
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  
弔喪屬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  
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飭爲  
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纈  
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辨

其冠其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辯

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卷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况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

時者宜何如其以深才爲吉用其今之糾紛者不  
易也如其以爲商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  
法而狂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  
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  
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  
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  
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講議

西澗書院釋菜講議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恠且

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其承乏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正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一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

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  
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  
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  
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  
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  
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  
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卽上而忠信字

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  
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  
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  
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  
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爲德之表也  
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卽業之修也以進德對  
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  
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  
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  
則爲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四者然文

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  
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  
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擷撲不  
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  
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  
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  
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  
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虜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

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歛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正可借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濶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

相及所言與所行如出一人。嗚呼。聖賢之教。言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躑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偽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旣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泪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且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

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給其女兒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晚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櫟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从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

天肩之妙也人患不矢乃王有能一日沙然而情盡  
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  
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  
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  
誠革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  
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  
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  
人之本卽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  
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  
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至於不

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  
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  
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  
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  
僞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  
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斃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躰中以一  
柔間兩剛是柔來支剛艮之躰上以一剛乘兩柔  
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  
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締交錯  
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  
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  
像易象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  
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  
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

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卽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歷家筭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火

吉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  
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  
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  
懼修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卽敬天在此矣嗚  
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  
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亡其  
辭云道體堂謹書

祭文

蔡歐陽吳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  
其謹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吳齋歐陽公棺  
前嗚呼先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  
有益於世用而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  
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水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  
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  
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  
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饑而寧使我無  
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

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曰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也如  
槃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  
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冰如奉盈如處子之自  
潔及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  
來而不悔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  
以爲名儒而學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  
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  
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  
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議而不及與聞國家  
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

論思抑童而習之自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  
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爲天  
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  
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  
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蓋有年于茲先  
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  
爲之解頰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  
門適相值而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弔生民之  
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竊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  
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祭推承謨石壁文

嗚呼世婉變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卮蠟以  
白粉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誑人於冥冥公  
揭日月而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  
孰爲公直石壁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  
四海一雲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縹予纒萬微未燭  
吾著吾龜更幾千百載之祝融而復爲此竒嗟乎余  
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兮焉從持佩玦兮何  
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分爲土羗蘭艾兮荃茨塞  
兮宿莽苟余情乎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

有孰聞寄浪浪兮雕俎

祭郭正言闈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臆如冰知德者寡鳳音  
冥冥朝光作之烏臺峩峩霜氣薄之公遷諫坡歲月  
幾何自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  
一節天地可質神畀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  
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爲酌廉泉一涕如雨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自首  
於一娶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

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  
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鄒翠屏改葬哀辭

霜露成冰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  
之造舟爲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  
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續紛高臺曲榭兮如  
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  
香飄兮九霄君不見兮奈何

祭道州徐守宗斗

温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靈流行兮宇宙之名

天下之嗇兮一州之贏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  
召驛之垂駕兮胡疾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  
憂國之誠某交誼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  
心慈莫悲兮余哭之哭哭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  
雪斲冰操弧矢兮上征絕虎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  
死歆余莫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縣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  
服我以義以我爲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  
子簿歸武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

舉觴祝子自子沈歸子告選里道各進趨循循唯唯  
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千其進未止子之復往  
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孜孜子替已外子歸何遲  
與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替于鬼神  
淫于禱祠死不相聞歛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  
哀哀德元而至于斯弱稚惻惻青燈一婺吾甚憐子  
亦復何爲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墓垂  
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  
臨文涕洟

蔡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  
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  
蟬蛻袞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綉裳覽德斯下  
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傍徨  
若首乃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  
陳義慨慷表表俞備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雁其行  
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輦行  
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翺翔  
王宮爲師秘書爲卽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  
紫微玉堂遍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

且曰引鐘曰齊其長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  
竟懼子歿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嗟如磨其孰我相  
凡百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我淚滂我有官守  
我繫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  
嗟我有心遡風茫茫嗚呼仲至媿其清揚其命也短  
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茲尚有洋洋  
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備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  
廊廟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

交訖吉爲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  
倉卒談笑從容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  
震躬事平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  
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而歎歎命之通塞兮毀譽  
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桑梓之不可欺方淮漢之  
落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旣與我父兄同生  
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咨自  
公之旣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之不  
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  
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絃死而愛

兮所以委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  
知於人然自古固非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  
亦有百世不可俟兮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  
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爲無所遇於當時兮尚何憾  
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  
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不忘其德音贈  
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聖明青山  
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纍纍我思古人兮斗  
酒隻雞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卽公墓兮酌

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  
中心悵而始告廟朝是繫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違  
惘惘再疏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韞一麾韞寶近止  
神人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  
千里息肩于廟矢辭

代富川爵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燿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儼詩

盈盈兮咫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舉萬丈之虹光  
吐奇氣於六合兮夕闐風而翊扶桑宇宙之醞醞兮  
其將見於吾水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  
金壘兮酌天漿

代酌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繁兮奏刀騷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  
兮故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礪兮淬磨乎  
仁義之淵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剗蛟斷犀兮奚足言  
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

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烟靡靈旗兮風翩翩舉

天瓢兮酌天泉卦合高正百文傳地綱畢兮奚以言

今姑取器辨情而願望賦淇文之流發附兮皆報平

兼息人之中肯策兮奏民觀然珠首飾以鴻璽其相

升酒練氣文之

金壽合懷天獎

其似息然吾大

其百泉然六合

益益谷默天賦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廬陵宋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九

十九世孫攀州男

七序

生光斗孫克漢編輯

行實

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  
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子

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  
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  
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  
柴骨藥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電勉畱大事猶  
瀝血苦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  
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鎮高祖  
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  
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  
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

守固化學來新以一革字志韋佩人皆稱韋齋性愛

竹依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孤聞之請父  
亮君子勿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目輒  
疑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  
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殫夜  
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簷立認蠅字不  
敢抗聲愕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  
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黃勘點緘屑促密靡不到至  
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鶯殆徧手錄積帙以百揮汗  
呵凍弗斲鈎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聞質難疑剖  
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爲文發持滿

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莽於  
尋繹一援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  
漫歸諸約不峭峭刺日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陽居侃  
侃春意溢出顏面蚤學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  
膳臥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煖寒一  
出忱意不視顏色爲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  
間一家氣象藹如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厚待季父  
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適廢經紀其家撫  
幼姪等已子疏從遺孤振翼之俾孳子成闢居居無  
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齊誰不得不

行之親媯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  
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歛雖在疏末次序情文各  
惟其稱與人交好大躰不爲細家迫速戶外屢日滿  
絕甘分少無疏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  
赴急如不及忱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歔歔流涕託之  
以孤者歲大比凡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  
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暨充賦就奉爲助  
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爲行資至貸以應誼聲鏗  
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聲

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礪夜呼  
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習于弗懈  
小失睡卽示顏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  
慄擎槃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  
時先疇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乃率天祥兄弟藏修  
于竹居陳所哀籤軸俾挾精剔華鈎索遐奧董綱要  
竟日夕弗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  
得書注意鑽研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繇是程督  
益峻書警語徧窓壁如三尺在目見爲文章撥斲正  
氣輒不憚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早暮侍膝

下唯諾怡愉不翅師友或書聲吾伊或歛襟各靜坐  
潛調或掩卷相與戚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祥壁俱叨  
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窓日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棘一月  
卒先君子及是擊涕於貽悒悒痛悼天祥壁將進禮  
部欲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壁復去左右  
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且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  
以鵬月望行次年天祥壁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延  
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投涼劑立甦方徙一靜室規便

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  
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疾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  
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躋病神色  
不改視脉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  
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  
壁震怖號慟請命于天所促齡壽親筭不獲命椎心  
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厥明畿漕聞於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  
六月庚申朔天祥壁奉柩出國門晷歸鄉士庶人無  
不失聲痛嗟路祭巷哭以返於先廬時七月癸丑也

嗚呼先君子一至此邦不肖弟二十有一載弟方冠  
且髻承顏菽水歲月幾何天平不使終養而感之于  
申身耶慘焉逆旅睇親舍越在二千里外天平不使  
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邪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  
飲餞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平遂以是爲永訣邪  
天祥璧奉貢刻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方階  
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遄作天平天祥璧何以竊第  
爲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  
病而闇不知不能積忱裏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  
不贖皆血被面摧決肝胸顛頓躑躅茲以必死顧屬

續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祇訓于前人以  
忝盛德乃相宅兆筮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役將奉  
歛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  
妣曾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  
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  
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  
天祥不揆不孝哀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愴怳世有  
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蓋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

公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詞也  
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  
落落不合去時論稱爲二洪文毅公旣沒泉南文獻  
之望盡屬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爲者將有爲也而公  
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之生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  
於此叙次行事論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  
驥字逸仲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  
戌公以生生有異質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  
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  
自成一派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踴

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  
逮事王太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剔股  
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  
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擿  
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嘯聚千餘人  
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  
巢一舉空之僞造戒風爲楮幣蠹公密設方略動中  
肯綮李若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薙鬮之石壁  
胡公頴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年  
循從政郎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

南唐四年戰藝南宮公考鏡詳密精力不問晝夜所  
賞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  
然無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  
馬公光徂顏公頤仲俱剡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  
徒步西歸泊如也六年淮間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爲  
屬景定二年通班授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  
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  
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爲之歛不及民其爲  
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訟師  
去則吾民受矣邑以大治洪公勲趙公汝暨雷公宜

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  
監行在權貨務都都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  
公順孫劉公黻皆以吏才爲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  
奉卽馮公時爲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委以書擬  
本部文字公皆樂爲知己盡于時上卽位逾年初政  
新美公輪當陛對宿齋豫戒與積忱意悟上心取虞  
廷君臣時幾之說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  
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  
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  
千餘言其辭諄復懇切深刺膾髓玉音嘆美又言泉

有屯戍之軍乏與之害米舟投糴生變之虞而  
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戍卒  
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任持令本州覈實  
區處併撥爲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寬糴寬則米通民  
永無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爲論事有陽巖風除大  
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  
如家視做政如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囷以粟饑民  
梁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爲爲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  
鹽寇峯民群聚剽劫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  
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屯多者

三百人少者二百人摘角爲援郡爲創樽節庫以贍  
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  
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重而  
規畫綿絡不以鄰爲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嚙於  
水地俸與民築石爲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  
其旁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爲也去之日垂髻戴白  
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白吾可優游  
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  
詩數與嫺族觴詠丑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  
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

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  
丘我死則塋焉預飭美積治壽藏澹然塵外蟬蛻之  
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卽乞以本官生前致仕八  
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條然而逝嗚呼若公  
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真足以追配文  
毅公於九原而無忤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  
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諗日拜公床下矣未及而  
去國然於公之踐脩出處之概蓋心識之恭惟穆陵  
豐芑菁莪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蝟然勃興溫陵邈  
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

抱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道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稿若干卷曰東巖集藏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未奉治命以塋趙安人附殯應午千里貽書俾某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  
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歛附  
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  
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歛歆慷慨重懼前  
輩言行以遠沈泯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  
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  
強世爲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爲鄉校知名士  
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  
永豐縣主簿陞從政郎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

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  
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  
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爲  
誦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羊  
爲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  
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  
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  
干丁丞相以趣辦爲才風有司頓增十萬先生以職  
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  
元年某月差知韶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

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獎拔殆盡時論  
以先生爲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  
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  
其餘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  
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  
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爲文章雖遊戲  
之筆鮮不竒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  
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  
演空聞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爲門戶先生惡之

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  
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  
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  
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  
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妃徐氏先十六年卒贈安  
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早世女長  
夭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  
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  
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  
科類稿若干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

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  
善堂銘曰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  
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  
肖賴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  
知蓋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  
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穎悟志不樂  
凡近讀書百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  
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

月常十四五對人敷闡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  
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  
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  
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  
祝從事間祈穰厭勝揜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  
且从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異猶足支歲月一日  
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  
故令爾來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  
事哉形神合則爲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  
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

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怖見殯二子令必不爲佛  
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  
塋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尹椽公口授數十  
言令爲書遺之強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  
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  
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  
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  
氣之適至雖夢寐莫適爲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  
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  
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

切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姍以厚與人交外要不志倜儻尚義不事生產作業慙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旣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泰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妃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裴榘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

良孺明孺女一適郭泳曾孫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

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

卜葬葬師請張爲幻封鬣無定居公憮然曰吾詎忍

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載資越境旁

叅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不

再徙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

聞焉公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

世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

敢當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陳公逸事在蹟

漫滅猶勤追迹矧公面命惡得辭顧方繫官于朝不  
獲哭拜填祖營視丘空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  
表其死生大事爲誌并爲銘銘曰維二氏之蔽於

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  
於惟神公日旻之離兮羗出馭而入純微臨絕之  
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憾乎幽  
冥藥陂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爲志兮歿  
將以爲寧旣固旣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

銘

羅融齋墓誌銘

處有恩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子嘗  
請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  
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子聞公燕居之聚晨起  
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惰不倚巖然終日  
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  
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  
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  
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攬  
衣警歎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說  
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

歲卽篤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旣長嗜書忘寢食爲文  
不事鉅考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  
度蚤有意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  
兒輩然公所爲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  
而孤經紀門戶卽不爲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邊  
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問者  
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  
金終其身恩意浹乎外內無間言士屢滿戶外設榻  
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顧而去歲青黃不

無以饑告鄉隣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  
抉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  
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  
已諾必誠不以利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厨勿  
殺凡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  
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  
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  
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嗚呼真可謂有德人矣  
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

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敕簿君曰汝爲  
廉吏卽不辱吾子簿素修謹聞訓益厲有名聲於時  
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  
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持吉凶悔吝先定如著龜  
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  
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  
孝因安定頓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  
先生爲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  
哉公諱士友字燾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  
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

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東編十卷諸家詩  
集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  
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妣蕭氏  
封孺人子男五人澹煜植畊厘畊簿君也再調贛州  
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八  
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  
日歸于順化鄉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  
予予視公文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子弟壁  
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

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  
不言躬行萬石君  
教子義方竇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乃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侍起居爲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母荅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醕酌實諸孫

各執從既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爲之留三日爲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爲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傳曰豐水有芭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指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欲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母于今蓋百踰一矣夫人將塋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乃叙次其凡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曾父異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仕友是爲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濬先五年卒煜植畊修職郎前

監行在奉口酒庫屋女一適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  
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家禱宦寔寓宜紹顯平女十一  
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頴孫元孫滿孫怡孫真孫  
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  
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柘逕之原

銘曰 昔唐夫人之爲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  
姑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  
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  
如兮母年踰百崔所無兮胡不與壽爲徒兮爲此

母撫兮爲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鄒氏  
族焉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昶者富而禮  
瀘溪王公平園周公誠齋楊公良齋謝公皆與之游  
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貲疊石爲屋以脫往來於尾周  
公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  
氏福祿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昶生將仕郎  
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大淵大淵生澹是  
爲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爲號  
也君早孤母張氏勤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

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張氏  
歿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  
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  
戚之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  
到皆能隨事爲義若夫修浮梁甃通達歲發廩以倡  
賑荒守望有警則哀丁以糶于粟皆義之凡也俯仰  
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  
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號呶自取僨敗  
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審焉然君終身無惡  
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

嗚呼真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  
年六月丁酉歿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妣功郡  
江州司戶叅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癸  
孫幼卜以四年正月塋于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  
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銘曰嗚呼長者  
知之予君鄰也見而知之故無以銘銘曰嗚呼長者  
澤子孫賴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  
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予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

寇起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  
一闕千室大家以去爲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  
鄉人柵東門山爲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  
爲魚梁浮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蓐食行三百里薄  
赤和之王山距予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  
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  
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  
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奈  
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卽日受印  
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

里于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榴翳得竒觀焉君欣然從  
予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  
賓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願間從  
余言人生何爲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  
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頽然以  
休訪予南北厓某水某丘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  
余行瀟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歔  
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  
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  
面折不少回而不藏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

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  
殖以自損道太和甃十里道廬陵甃六十里衣寒者  
食饑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  
能爲輒不少矣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爲益國  
周文忠公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予嘗謂君慈  
而樂舍大率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灾捍患  
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  
爲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氏娶蕭氏  
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鏐王鏞劉  
鋒孫男二人慶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

一月某日塋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下曰吾父塋于是沂山而上爲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後其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爲驗銘曰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美余鄰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出橐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

時韓彭祖醢鄴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爲賈一日得  
乎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卽棄家政就養諸子  
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饌務爲相高惟恐不得  
其歡心翁饑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  
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鉛汞之術問取松柏惟  
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顏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謂  
陸生作新語爲漢達官非翁匹余曰不然賈艱難羸  
項間從馬上公爲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  
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  
於其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

數事異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焚明屏息戶內  
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  
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  
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  
星迄不驗爲子納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爲奪自  
是諸昏嫁曆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巫  
謀爲厭勝翁廉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屬續翁默自  
念作其像贅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繼  
黃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曰入乎曰然反面而  
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

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  
庵其自號也始祖邦長沙人爲吉州刺史家西昌九  
洲後徙廬陵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  
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  
生桂槐植模深生朴袖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槐復生  
癸孫女二適于慶牛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  
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兄長  
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率諸後生尚有典刑翁富  
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  
書大其門翁必爲人宗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

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之上論  
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 其生也  
有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  
南北厓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  
則善爲言譚名理蠶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  
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  
可忘嗜奕最入幽取兔起鸞落目不停瞬解剝摧擊

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收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  
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楊旁若無人或鼻息  
雷鳴徑卧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得當其樂時不  
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任宣州君以  
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卽投印綬從君烟霞之表旣歸  
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盖年五十三矣乃孟  
夏二日過子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且報曰君  
痰厥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  
能止非予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  
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入在天地間鬼神所忌

邪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  
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爲求贏有錢輒不  
惜鷄黍送客無慮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  
平生於人無誥責鄉人有爲芥蒂君一語輒化有不  
善閑譬之無以爲望和氣薰淡蒸然善鄰一歲半爲  
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僕僮厮無  
不誠愛君者君被崖岸削邊幅不爲拘拘子子至道  
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  
不入緇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  
亭子曰敢不其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

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邾長沙人爲吉  
州長史家於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  
君之三世曰文煥字玉邾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  
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歲淳癸酉十一月壬辰  
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  
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不爲深苦  
而清拔雄健如其爲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  
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爲之銘銘曰 其  
堅也騷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賊凶匪繫其材生也

達虎也何坦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東廬王先生母垂塋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  
先生之母之墓哉乃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  
校待罪殿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一覽某稍細  
後之傳觀同官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  
才難自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  
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母堂  
上斷機調熊庶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  
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爲大事親爲大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使先生失身爲親憂雖高科如

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爲臣忠爲子孝身在焉親固

榮也諡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性仇氏世居廬

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地迪功郎致

政君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塋以禮相夫

子貞調娛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

吟諷及負笈從師端以正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

以子入大學甲寅明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戶曹祿

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三月十九日終于家年

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際望從政

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女四一天二適李穆之三適蕭

應州四適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因餘未各  
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于  
城西黃牓山之原是爲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爲監  
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  
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  
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  
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背手額距踊爲朝端賀爲天  
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

郡諸生第一士論翕然中年幹盡用譽晚謝塲屋益  
雅淡謙謹疏戚一敬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  
賢老老匆匆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  
善歸之而徐爲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歿  
實寶祐丙辰正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  
豐城著姓旣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  
賓嘉喪祭常禮有正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髮  
斷機風子男二穉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黃一鶚鄭一  
夔孫男三堂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男二以開  
慶己未十二月奉二柩合塋十所居之西園嗚呼家

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竒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母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三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爲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暇之瀧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宗處士介臨洪間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爲父溪莊子溪莊恂恂

允誠篤溫兮如玉天鍾美融爲瑞芝溢爲醴積慶  
綿綿開御史朝爲卓魯暮汲魏公朝旌擢清風起  
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宰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  
未已木杪龜趺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  
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  
長益嶄絕種績文學頷頷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  
銳不少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其阿號其讀書室曰  
介林嘗謂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

其前曰逼雲復出其旁相我攸宇通之爲園花竹橫  
從朋賓嘯歌翛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  
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  
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  
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  
宋翁女曰淑慧淑慈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  
歸于淳化鄉王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率羽衣  
門以銘請銘曰嗟予介林兮予子而無成大輿之  
壯兮羗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塋兮不能塋其  
英英瞻雲山之莽蒼兮尚龍躡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

副使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

開厥家於時爲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類

公

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

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

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

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如

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爲撫使

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

書爲文辭儻有才氣在勝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遠  
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  
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  
一授脩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

兼鄉郡奏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  
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改元首至未說  
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荆新謠真成宮羽相宜正  
十月以疾卒于正寢豷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  
郎文天祥以春未減楊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空  
改於父容東野雲龍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瓜好此

杏牋講齊盟西掖花香他日重尋舊約某等四工樂  
部執藝台堦上奉清歡下陳俚語語遊莫吟詠空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郎趣佩麟來往神仙  
同碧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  
路相期柳色新握手論交拚一醉東風散作滿  
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郎手持金節綉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  
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桂話豆籩初秩英筭增輝  
某官紫微垣裏星辰大華峰頭霜雪黃籬綠幕閉朱

戶天子門生冰壺玉鉤懸清秋神仙人物插天高雲  
霄閣拔地起湖海樓湧翠浪流玉虹璽書濕濕拊翠  
濤拍青壁琴轡垂垂依然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  
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流馬木牛要做中原  
事業了却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宣麻我提刑同  
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茅舍竹籬玉堂金馬到處無  
心青天白日芝草鳳凰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鮑合  
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瀟  
湘雨煙寺鍾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葉  
海山螺散作九州歡喜某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

助歡顏敢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  
轡絲曉轉

金龜影衣綉春隨錦鵲花雲杏舊陰浮綠淨野

萍新韻度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卅堦日

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卽星來坐宋陵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

鷹節同春豆籩永夕某官寶劍雙峰意氣錦機五色

文章北斗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

中人旗蓋東西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釐

仙臺荒政七州秘閣常平再見勝游三峽吏部刺史  
重來移太薇垣二十五星照祝融峰九千餘丈朝樹  
夜清入詠汀蘭岸芷生香桑麻深燕雀成須信樓崖  
轉暖虎豹遠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謗禱歌春脚方

新絳綸閣天風又下我提刑交情四海主事一家石  
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花一  
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露  
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  
澗小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宣宴敬陳古  
語聊贊歡顏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劍峯

浮翼軫岷峨似少度瀟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

下風雲意氣長且爲綠醪拚一醉傳呼聯轡觀

明光

宴湖南蘆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皇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

二十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貂呼颯羽酌歡

豆遺其惟某官精神綠水天河節撫拈蔗餘筆一椽

獨老霜皮溜雨黛色參天雙萼齊芳紅杏倚雲碧桃

和露插天高雲霄闕拔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財黃

金印劍池丹井擬携琴越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  
標格謚道常平老子移來上界神仙英蕩照空霜飛  
暑路鋒車度曉煙傍袞衣我提刑同看長安花共聽  
衙陽鴈風雲一氣朱結綬貢彈冠車馬同途翰卜隣  
邕識面霄漢瞻佳士瀟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三千  
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汪樽鼻鯨  
鸞鳳拏虎螭勲業同刊葵陽某等叨居伶部聊獻工  
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  
旗影舊雲連翠篴響華新東西杜若洲連月先

後瑞芝堂上春回首瓊林拚一醉使還總是鳳  
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絲黼使臣領牧新收銀菟班行兩度  
襟期臺郡百年交好豆邇酌獻金石綢繆某官一襟  
禹穴冰霜萬丈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茲  
音蓬萊宮清諧韶濩八領圓橋冠帶出聽湓浦琵琶  
捫左角歷天田記方流既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  
裏星辰鼓角雲和種干越亭前花木禰禱方歌夜雨  
幟帷又轉春風自馬金盤陀摩娑贛石三百里玉節

青絲纜約束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簪  
朱轡出色崆山絕處移來琴鶴高寒廉水光中洗出  
劍刀清淨岩開曉日灘蟄晴雷小駐英函歌虹流吟  
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  
依冀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綉輿藤先月臺高記得朝  
花院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日樽罍麾節同春笙  
歌永夕海山螺金蕉葉散爲八境和風禁苑鳳青鎖  
闌行共九天清露某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絲星度  
銀潢影五綵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

萃新雨挹虹光  
嵐池對秉他年事  
佇看天街接

佩璫

東南會

一堂

蘭亭

執日

詩

又宴前人致語

四

分符

煥野

輝

粉省望鄧綉衣  
弭節碧山學士  
綵袖分符好看  
翠浪乘虹重酌  
廉泉飛雪某官  
函關老子姑射  
仙人金鍾冰壺  
玉衡精神流麗  
青天鳳凰芝草  
表裏光明昔爲  
天子好門生  
今是玉皇香案  
吏移下半空  
冰鏡清照  
鄱湖鎔成萬疊  
冰花春浮巖石  
澄江分一道  
老氣橫九州  
明弼堂中快活  
條貫籌思樓外  
遠天規模

揮

清獻江山張主  
濂溪風月人行  
曉日吏立秋霜  
使節

上青霄有華冠蓋吏部提英鑒佇入鈞樞我判府金  
石交情損篋王事上堂拜家慶方報行春知府見監  
司來依先月更醉燈前花雨共游雪外煙林肯爲二  
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  
對歌筵宮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春宴某等敢陳吉  
語上贊台顏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  
樓臺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  
江綠水綠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

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戴符尋隱从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屋姑營商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園林臺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瓊瑯兩峰似太行之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一長而况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闌綵衣四世出隨畝鵲村軒冕於何心歸對

初馬覺輦瓢之有味頂闢上游之叢翳偶逢小隱之  
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山行  
六七里有詭石惟木竒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  
徑度修蕪而陟穹巘雲奔虎鬪根穴相呀斗折頓行  
岷巖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  
如上西山至袁家渚其退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  
靚足以養道而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  
釋子之所物色惟有樵童收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  
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爲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  
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有時而至乃若波濤

涵歛雪月紛披烟雨吐吞虹霞變現將使山間四時  
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啜菽水盡其歡先廬固在  
得護草植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奧有護  
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  
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  
山增而高不管相如何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問之  
瀟灑窓中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  
土室編蓬戶或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  
更有花木樓臺之意眼前突兀見此屋人主富貴何  
須時苟美苟完爰居爰處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

斷煙霞博平仄之笑何必瑤池崑崙閬風玄圃方是  
神仙不須終南太華天台赤城亦云山水被褐而環  
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生之風高卧自謂羲皇  
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號爲  
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  
齊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陰橋上看世間

無水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

枝北與枝南

西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

東流江水西

北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

山南或山北

莫道青山在屋上青山一壘又青山有錢

連屋青山上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時戲綵畫堂前福祿

來崇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

兒童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

遁藏陰陽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  
永鎮江山

東山中廳屋土梁文辭始集是柴門五字刻於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啓前榮  
發揮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闕闕有相之道乃績  
于成主人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  
風雨之餘慈母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斲蒼苔  
之地妨營護草之堂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  
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聿來胥宇階凡所以行僕  
价屏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以時可矣是用戒良

梓筮吉辰第蚴蟻於水端架蜿蜒於雲表然後翼之  
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臯通泉而周戶外清漪  
峻嶺爲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冊牋老之  
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頴  
水而非吾土余何爲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  
鑑湖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王齊  
聽善頌之白雲聞民業鼓四圍之流水受尊前樂

東山日光穿竹翠玲瓏坡茅屋柴門在半峰荆

風袂欲挹浮丘翁谷

南水而沙邊綠正涵荆道人爲作小蒲庵坡

山上仙風舞檜杉坡

西

雨過橫塘水滿隄豐漁叢背雨向前溪荆

水聲秋碎入簾幮豐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臥夜深山月吐半壁谷

誰來其枕溪中石坡

上

亂峰深處開方丈風雨戶牖當塞向谷

五更曉色來書幌坡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

翠浪舞翻紅穉穉坡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

俾昌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  
定居永爲安宅

代曾衢教秀峰上梁文

居香城初任衢教日  
永新歐陽楚方自其

邑買見屋除  
拆浮江而來

兒郎備香城拔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廈連雲新廣文  
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  
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  
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爲之地乃有此竒一  
片乾坤滄菴先生之壘隔牆鍾鼎文昌兄弟之家况

方其何蕃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

斯受亦有數行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  
而甚易移彼置此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  
而作起尋引繩墨規矩日用舊人卅艘塗墍垣墉特  
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  
事半而功倍我府恃才高一柱胸洞八窓大學館中  
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  
汲汲如也向時茶壘曾篤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  
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木天而橫飛何官  
不爲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却草堂綠野後  
來以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其舉修梁

東 穹秀嶙嶸 華蓋峰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

班馬避詩鋒

指顧且懸王戟草堂嶺裡鋒

南

翡翠英中

碧玉簪一抹翠恩生畫色府中

氣象已潭潭

萬間文心此日對巖巖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嚙

真氣磔鯨鯢

一鉢誰斷八窓大學論中

比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壁壘現雙魚彷彿

黃金繫橫玉

日風雷入世對海雲

上

一朵紅雲只尋丈瓊樓高處不勝寒軫轢

乾坤凌萬象

一

下 不是求田并問舍  
要令突兀在眼前  
俯拾 八荒歸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  
閱閱增高室家  
鸞用堂前龜鶴  
親見金桃天上  
麒麟聯輝玉樹  
大耐官職自立  
門庭以無媿於  
前修用永傳於  
佳話

盧慶棠丞相信國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卷之九終